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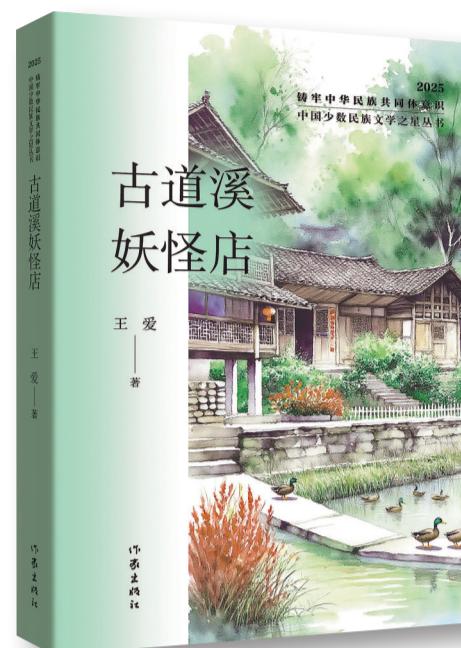
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”专栏

■评论

善意地发现,温柔地讲述

——王爱散文集《古道溪妖怪店》随想

□蔡测海(土家族)



《古道溪妖怪店》，王爱著，作家出版社，2025年10月

会找到人事的踪迹和故事的路径。

王爱这本书,姑且叫散文集吧,多有小说的写法。王爱说,她习惯于称呼自己的写作叫“散文写作”。在英语文学中,短篇小说和散文的界限不分明。她这本集子约16万字,其中哪一篇或哪几篇文章最重要、最能代表这本书?不好说。在这本书里,没有方言俚语,没有刻意打造的金句。每一篇文章就像土家族女子的织锦,构成它的每一条经纬线都必不可少。这本书分为四个小辑,每辑的

篇目是五六篇。这目录的编排,能见出土家族织锦美学。书中每一篇文章的标题也很讲究。

在这本书的读者开卷之前,我还是想剧透些许。我讲一下《杀人往事》这一篇,写的是一个少年复仇。隐忍十年,练成杀技,终于复仇。这远远超过复仇的界限。然后,写了复仇者自首。他不再杀人了,办完事就死了。写到这里,复仇者的故事算完了。王爱接着写一位新来的老师,是个白脸书生,时刻警惕着外来的人侵者。又写到白脸书生带来母亲同住。那老妇人脖子上有一条刀疤。刀疤是仇恨的印记。白脸书生是不是又一个隐忍的复仇者?王爱没写,留给时间来解答。这一篇很像是小说,但却是一篇纪实性很强的散文,我恰好听说过这类往事。不管是小说还是散文,王爱对自己的写作要求,寄意高远。这几篇作品有博尔赫斯写故事的高明之处,比方《恶棍列传》。

王爱生于一脚踏三省的古道溪,出走,回归,完成一个人的旅游世界。应许之地,也是再出发的地方。王爱的文学语言是野生的,来自古道溪的地上和地下。一脚踏三省之地,正是开放之地,这里是土家族语言和大西南官话相通的地方,是南方各民族语言交融之地。

20世纪80年代的某一天,我和张炜、王安忆一同去北京看望王蒙。王蒙问我土家族的语言。我说,土家族的语言形式是倒装句,名词在前,动词在后。不说“吃饭了”,说“饭吃了”。王蒙说,这是一种思维方式,先是事物,后是行动。他又说,你要写出这样的书,既是土家族的,也是汉语世界的,还是世界汉语的。

我在这里,把王蒙的话送给王爱。
(作者系作家)

■创作谈

我的故乡古道溪,藏在湘西大山的夹缝中,山民过着随时被遗忘又被隆重记起的日子。这里山高谷深,常有经久不散的大雾覆盖其上。现实与虚幻的边界便由此诞生,也愈加模糊不明。我生于斯,长于斯,呼吸之间充溢着古老的尘埃。

我在少年时代,曾听闻一个骇人的故事:60多年前,古道溪桂花树下的苗族少女无缘无故地消失在群山之中。半年后,在常人无法到达的悬崖上,山民发现她的小背篓挂在一棵孤树上,衣物、弯刀整齐地放在峭壁中的石窟里。这被称为“古道溪的未解之谜”。

类似的传说遍地都是。三脚岩上住着蟒蛇精,这是一种类似于龙的神物,能随意变身,常幻化成凡胎在人间走动,每家屋前的泥水潭中都有它的神迹。每年端午节,风引雷动,大雨倾盆,山寨都要涨水。在这天,小孩会受到严厉警告,绝对不能踩踏、伤害泥水中艰难爬行的蚯蚓。

儿时,怀着好奇和恐惧,一连跪趴几个小时,观看那些样子丑陋、细小羸弱的蚯蚓。它们在泥地中慢慢翻滚,蠕动的节奏中,蕴含着神性,有着凛然不可冒犯的力量。这使我相信,周围的群山上,隐隐地存在着一群神灵,他们自古而来。毫无疑问,山民生活在一种神话体系或者巫鬼传说中。这是在古道溪这个偏僻之地旁逸斜出的文化形态,它比课本上的文字更早地渗进我的骨血里。文学的冲动来源于对世界最初的猜想,而我的故事脱胎于此。

我的写作,常怀有一种天然的亲切之心,在虚幻与现实之间不停挪移。《古道溪妖怪店》或许是一种遥相呼应,或许是一次拙劣模仿。书名的拟定并非一时兴起。十多年前,我在朋友圈扬言,要开一家小店,向全世界出售从古道溪山洞里捉来的“妖怪”。这当然是一句狂言,一种属于山里孩子的热烈而笨拙的浪漫。如今,我把这句狂言

变成了书名,回望的,仍是故乡古道溪。

我写得很慢,慢到我的写作追不上这世间的生死。动笔时,很多山民还活着,在山道上蹒跚,在田埂上劳作。等到这本书出来,一些人已经永远不在了。他们化作了山的一部分、风的一部分。他们只能活在这本小小的书里。我的写作,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,像是用笔尖凿土,企图在纸上映出已然消逝的古老传说。

在这片土地上,我无法用纯粹“写实”的笔触去描绘生活,因为生活本身就充满了神秘般的启示和无法解释的征兆。这不是技巧,而是本能。幻想有多恣意,现实便有多丰富。事实上,我无法虚构那种真实的命运,我只是幻想能在有限的文字里给他们的生活加一点亮度。我知道,生活中没有传奇,没有惊喜,没有悬念,没有冒险,没有想象和突如其来的情感。即便惨败收场,我写的也不是悲欢往事,而是平凡庸常的现实与轻逸飞升的灵魂之间的矛盾。我听见了时代的呼喊,也感受到了那种蓬勃的新生力量。

感谢我的家乡古道溪这片土地,感谢这片土地上孕育的人民,以及他们飘忽不定的命运给予我痛彻心扉的领悟。他们的日常生活、生存境遇和命运抗争,时常激励着我,给我无尽的灵感。他们似乎天生受命运的支配,像山崖上的草木,被风雪塑造,却从不发出弱者的呻吟。

我愿把手中的笔高高扬起,对着群山叩问,去寻找我们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意象,沿着远行者的命运轨迹,去守护、去传承沈从文先生在“希腊小庙”中苦心供奉的人性之美。这也许是开这家“妖怪店”的真正用意。我“出售”的,不是怪力乱神,而是被生活磨砺后依然保留在人性深处的那一束温润的光,是游荡在群山之上的古老歌谣和生长于夜幕之下的璀璨星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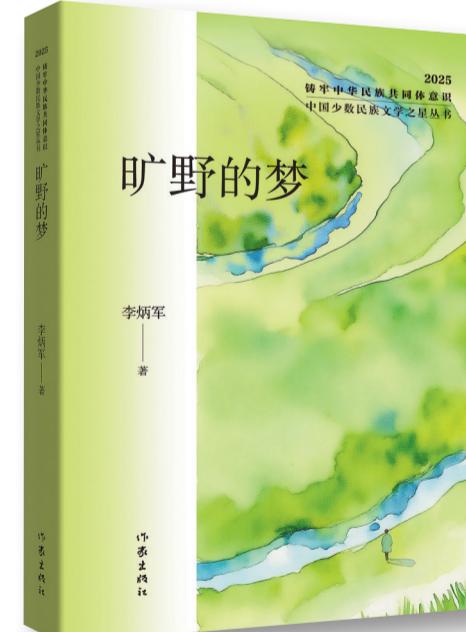
被风雪塑造的山崖草木

□王爱(土家族)

生活深处涌动的诗意

——读李炳军诗集《旷野的梦》

□金冉



《旷野的梦》，李炳军著，作家出版社，2025年10月

声音。记忆深处的声音如同萨满的仪式,从遥远而缥缈的记忆的森林里,唤醒了视觉的图像。

诗人在《故乡的声音》中选取的声音意象具有鲜明的乡村色彩和私人印迹。白描式的书写看似简单和朴素,却完整勾画了记忆里从早到晚最常听见的声音,构建起立体鲜活的乡村生活图景。那些看似平凡的琐碎,实际却充满了独特的感染力,因为这恰恰是现代人最真实、最难割舍的精神原乡。《故乡的声音》从听觉记忆这一平淡无奇的角度出发,成功唤醒了读者对故乡的联想,如同一部老旧的留声机,保存了那些正在消失的乡村记忆。它在面目全非的现实生活中,顽强保留了每个背井离乡之人心中最难舍的乡愁。

现实与梦境形成的反差往往令人深思。与记忆里的故乡形成强烈反差的,正是多元变动的城市生活。诗人敏锐捕捉到城市生活的异质感,《面具》下的角色扮演,《被困的蝴蝶》的虚弱感,《褪色的金达莱》里在干燥的空气中挣扎的花,还有在错位的困境中挣扎的《人行道上的落叶》,都在寓言现代人的精神境况。

在《都市骆驼》中,诗人把沙漠之舟(传统或记忆)置入现代城市语境中,营造出时空错位的荒诞感,以此隐喻现代人的生存状态。当人的价值越来越依赖劳动效能和经济条件,大多数现代人变成了那匹“都市骆驼”,在缰绳与拴马柱构筑的现实中咀嚼记忆中的沙漠。

当童年的乡村记忆与城市现实之间产生间隙之时,我们才会思索当下的身份困境。痴情于野菊花芬芳的诗人,在城市街道的嘈杂中反观自己的时候,其思想或许已经触碰到了往常不曾抵达的边界。

《树非树》一诗,通过树根与树梢、落叶与候鸟、名与实,构成了“定义—解构—超越”的意义结构,不仅反驳了代表世俗的“他者”所做的价值判断,更隐喻了存在的不确定性和自我指涉的悖论。人们常说的“成长”本身是一种想象,所以树有其名,种子却可以突破“名”与“实”的界限,恣意想象生命对本体的各种超越。

纵观这部诗集,从童年的温情记忆蔓延到当下的体验与思考,再到探究生命和存在本身,李炳军的创作贯穿了因象而思的艺术特征,体现了诗人细腻、直觉、具象化的思维习惯。换句话说,正是因为诗人拒绝抽象、拒绝虚空的艺术追求,这部诗集才充满了烟火气,像在日暮的晚霞里感受心灵的微澜,构筑了一个情景交融的诗意世界。

《旷野的梦》需要静心品读。在喧嚣的钢筋混凝土的丛林里,放慢脚步的匆匆步履,一边聆听故土的回响,反思生命和日常的不凡与坚韧,一边聆听旷野宿命般的召唤。期待读者能在这片诗意的旷野上,找到属于自己的慰藉和希望。

(作者系翻译家)

■创作谈

以独特视角讲述共同的情感

□李炳军(朝鲜族)

每当有人问起我的民族,我都会自豪地说:“我是东北的朝鲜族。”这不仅仅是一个身份的标签,更意味着我体内流淌着两条文化的河流:一条源自长白山下、海兰江畔,带着阿里郎的悠扬旋律和泡菜的辛辣与香氣;另一条则奔涌在广阔的中原大地,承载着五千多年华夏文明的厚重与深邃。我的诗歌,便是在这两条河流交汇处生长出的芦苇,随风摇曳,试图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。

诗集《旷野的梦》可以说是我多年来在语言与文化边缘上行走、求索与吟唱的结晶。在这里,“边境”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,更是心理与文化意义上的。作为中国的一名朝鲜族诗人,我时常感到自己站在一个独特的位置上:向内,我可以深刻体察本民族细腻的情感世界与悠久的文化传统;向外,我能以更开阔的视野,拥抱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壮丽图景。这种“之间”的状态,固然有时会带来认知上的困惑,但更多的是赋予我一种双重的视力与丰厚的写作资源。

诗集中的许多作品都浸润着这两种双重的文化底色。我写故乡,并非简单重复书写那古老的哀愁与怀思,而是试图将个体在现代化都市中的漂泊感,融入那永恒的离别旋律中,让它与无数离乡打工者的心声产生共鸣。在《泡菜》一诗中,母亲手上传承的不仅是朝鲜族独特的饮食技艺,更是一种在时间中沉淀的、关于家的坚韧与温暖的哲学。这些意象是朝鲜族的,但其中蕴含的情感——对故乡的眷恋、对亲人的深情、对传统的坚守——却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所共有的情感。

这正是我所理解的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”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。它是在珍视每一个民族独特文化基因的基础上,去寻找那条将我们紧密相连的精神纽带。我的民族身份,非但没有成为我书写“共同体”的隔阂,反而成了一个绝佳的视角。就像一棵树,正因为我朝鲜族的根须深扎于特定的文化土壤,我的枝叶才更能理解与感受中华文明这片广阔森林的滋养与包容。

在诗歌的语言上,我也进行着一种融合的实验。我的汉语诗歌会刻意融入一些朝鲜语的节奏感和意象营造方式,比如其特有的含蓄与跳跃;而当我在创作朝鲜语诗歌时,汉文化中博大精深的意境与哲思,又自然而然地流入笔端。我希望通过这种语言的“互文”,构建一种新的诗意图空,它既是民族的,也是超越民族的。

“旷野的梦”这个书名,于我而言有多重含义。“旷野”是我精神的原乡,是那既指向朝鲜族先民迁徙、奋斗的历史记忆,又指向所有中华儿女在时代洪流中共同开拓的精神疆域。而“梦”,则是连接过去与未来、个体与集体的桥梁。它是我作为一个朝鲜族诗人的个人之梦,是关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梦,更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共同体对美好未来和伟大复兴的共同梦想。

诗歌是心灵最真诚的告白。我愿继续做这样一个歌者,用我融合了双腔双调的歌喉,吟唱本民族的细腻情思,更深情地歌颂我们共有的中华家园。愿我的诗句,能像一滴清澈的露珠,既折射出雪域高原的星光,也映照着长江黄河的波澜,最终,汇入那片名为“中华民族”的温暖而浩瀚的海洋。